

● 罗焱 著

SHUI LAI XIN TENG WO DE SHOU

谁来心疼我的手

新趣味丛书

重庆出版社 ▲





新趣味丛书

谁来心疼我的手

罗焱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来心疼我的手/罗焱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0.12
新趣味丛书
ISBN 7-5366-4940-1

I . 谁… II . 罗…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263 号

新趣味丛书

谁来心疼我的手

罗 焱 著

责任编辑 陶志宏

封面设计 王 颖

技术设计 张 进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字数 120 千 插图 2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7-5366-4940-1/I · 968

定价:10.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没有风向的舞蹈

壶里糊涂·····	(3)
石头物语·····	(6)
青岩石妇·····	(6)
另一只眼睛·····	(7)
虫的三生石·····	(9)
不死的鱼·····	(10)
丑妇 美石·····	(11)
玩的就是心跳·····	(14)
小 引·····	(14)
塞北之旅——快乐的逃遁·····	(15)
天险之旅——你敢宰我?!·····	(17)
古都之旅——人佛总动员·····	(21)
西域之旅——最好的旅伴·····	(25)

目

录

1

第二辑 妆模作样做女人

暖冬里的中国红·····	(35)
你拿什么扮酷·····	(37)

世纪末,关于时尚的经典笑柄·····	(39)
谁来心疼我的手·····	(42)
穿出来的阴谋·····	(44)
晚年的新妆·····	(47)
有人说你很美丽·····	(50)
世纪新嫁娘·····	(52)
初夏新妆狂花登场·····	(60)
胡闹的假发·····	(64)
美丽的伤虐·····	(67)

第三辑 城市角色

浮生梦醉蛱蝶儿·····	(73)
“酷腕”姚大师·····	(77)
另一种熏香·····	(83)
永远的情敌·····	(85)
风来香满径·····	(93)
在生命承受的死亡中微笑·····	(96)
宠爱于娜·····	(103)
呼天抢地的人们·····	(106)
重建伊甸园·····	(110)
情 错·····	(113)

第四辑 背囊里的乡愁

螺的滋味·····	(125)
最后的吊脚楼·····	(127)
背囊里的乡愁·····	(130)
作开花也要结果的女人·····	(133)
一条拉链换个儿子·····	(135)

现代爱情成本·····	(138)
施主哪里来·····	(141)
清贫是一种好福气·····	(144)
爱向炊烟起·····	(147)
生命的料理·····	(150)
谁为美丽准备了家园·····	(153)
后 记·····	(168)

第一辑

没有风
闻的舞
蹈

壺里糊塗

(一)

平生第一把壺亦是一句好詞：稻花香里說豐年。仿背篋筩的外形，很普通的砂料，形態、刀法、品相也稚氣得不可入流。吸引我的，是一只醉成酡紅的蟹，歪歪倒倒地從壺里橫行出來，噴着酒氣地直呼好酒（茶？）好酒（茶？）。興許那位作者只是想刻畫一個豐收的月夜，或是渲染茶中的情趣，也只有我這樣的好飲女輩，才偏要將此壺看作彼壺，且深信壺里躺藏着山野農夫自釀的好酒。

那些大肚皮，細胳膊，一手叉着腰，一手指點江山的憨態玩意兒，很花了我不少的大洋。老公在娶回我的第二晚，幫我進行了一次“奢華品評估”。他晃着計算器，很誇張地說：“單紫砂壺一項，就是一筆不錯的嫁妝！”在我眼中，這些千姿百態的壺，就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綠砂壺是纖婉的明清女子，芝麻粒壺是外國輕喜劇片中的雀斑男孩，仿老壺是沉穩博學的長者，提梁壺揮動起舞伎的云袖，薄胎壺以僅一毫米的“薄”度，給人以握之若無的輕浮；套彩壺匠氣最重，精緻的勾勒分色，反泯失了天然的靈性；名家壺霸氣十足，有了“×××制”的名號，讓收藏者不知是

在买壶还是在买名。

好壶各有出处。每一把壶都有它自己的来历：买来的，换来的，软硬兼施“抢”来的，杂货堆儿里淘来的，六月天里步行数里求来的。这更为它们的身份倍添了无数情感价值，它们居高临下地排列在家中的博古架上，谁若一碰，必遭我一顿恶吼。

家里壶多了，正有利于装点门楣。有人造访，我便逐个逐个地拿出来炫耀把玩，絮絮叨叨地讲述每把壶的妙处，不厌其烦地教她们认砂质，看色泽，赏壶形，识火候，逼得大家不得不承认：罗焱也算是半吊子行家了。

(二)

终于，这话把一位真正的行家招惹上了门。

他在瘪着嘴溜视了一圈我的宝贝后，小心翼翼地从我真皮提袋中捧出了一口壶来。一看，真是上好的壶。其色沉若香砚，其形端如处子，浑圆流畅的壶身，在灯光下散发着油黑的光晕。他向我讨了狼毫笔并醺饱了温茶水，像给出嫁的女儿描眉勾唇一般，精心为其沐浴：“是我女朋友费老大劲才弄到的，让我好好养它耶！”——养！捣鼓了这么多壶摆在家里的我，竟头一遭听闻这么个与肉食性动物有关的词，用在了壶的身上！我的紫砂壶，大多数是常年一身薄“雾”地亭亭玉立着，等到我数月一度大扫除时，才能泡个幸福的温泉浴！行家手中的“女友”，在沙沙有声的轻旋中，正享受着柔如春风的呵护，丝丝缕缕的缠绵。那一刻，真不知蒙羞的是我还是我的壶，反正我真想找个地缝把自己塞进去，挤死了算！

行家临走时，我塞给他一个自己常用的仿老壶，拜托他“也代我好好侍养几天，等它皮光水亮了再还来”，行家矜持而慢条斯理地一闻壶口，便愤怒地呵斥出来：天！你拿它喝过什么？

呃呃——葡萄酒泡杨梅干！

(三)

自古到今，人人都说用紫砂壶泡茶，却也没有人说过“不可用紫砂壶饮别的东西”。这些年，我心安理得地用它们喝过雀巢咖啡，解百纳葡萄酒，泡过金橘汁、山楂水。当然，偶尔也泡过青城的雪芽，江西的乌井，杭州的碧螺春。

我有一套上好的功夫茶具，却从不曾以其邀清风明月与我同坐，我概不遵循一开洗二开泡三开品四开饮的茶道古训，更对“白鹤沐浴”（洗杯及茶叶），“春风拂面”（倒茶），“韩信点兵”（再敬茶）等优雅章节难以潜心。我使壶的方式是最直接的“人嘴对茶壶”。温热的甘泽，伴着紫砂的泥香，以畅快淋漓的奔涌，拥抱我的心肺。我深爱壶那种外憨内奸的可爱形态，它以一种不动声色的质朴的圆滑，勾引得我一偷空儿就想：它肚子里卖的是什么药呢？给它装些什么呢？

话说白了，壶就是壶。紫砂壶的文化再广博再深奥，也改变不了它只是身为容器的特质本身。它的主人是谁，就活该让它沾染上谁的气质谁的风骨。若拿概念性定义的眼光来揣测紫砂壶的思想，就像看人一样，容易走眼。

这好比前两天，我清洗一只闷泡了几天几夜茉莉花加青竹芯的绿砂壶，哗地一倒，它像一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吐出一肚子坏水来！

石头物语

当你不可抑制地迷上这些顽灵的石头时，你的骨头里就已经有了石头的本性。

每一颗石头都有自己的传说。

风雨中，苍穹间，石头荒天野地的坦卧着，任天雷劈打地火横烧，任岁月把自己揉捏成现在的模样，任时光堆积出它们自身的高度。几千年的鬼哭狼嚎和月明风清，都吸入了坚硬的体内，它们，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缄默。

青岩石妇

一块形若鸡卵的青岩石，拾取于大连的海滩上。

岩石宛如一位素面的妇人，不动声色地低垂着双眼。生命的年轮，一圈圈涌上额头，风蚀着妇人并催促她顺从地老去。时光奔流不息地从妇人身上淌过，却带不走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几段记忆，它们以石粒的形态，深深地卡在心中最深的沟里，足足有六颗。

六颗令妇人痛苦、流泪，却无法抗拒、无力除却的记忆之石，无序而有致的一线排开，各自拥有自己的质地与色泽。它们像

一句天地赐予的护身诅咒，以切入心骨的方式，环绕镶嵌在青岩石妇的胸前，令她在经历无数彻夜的痛楚之后，呈现出自己优雅的、痛的美丽！

每一位领略过“青岩石妇”之美的人，在惊叹它的奇异之余，都会恶作剧地嚷着，要将那六颗小石粒抠出来！我倒觉得这蛮符合现代人的生存心态：信息社会、数字时代，一切都需要有简而空的容纳空间，哪里还有多余的位置来闲放一些过季的情感与伤悲呢？只要它们一堵心口，人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挖出抛掉！从少年抛到白头，到头来，什么也没为自己留下。

倒不如柔韧的青岩石妇，一痛，把一生的美丽都铭刻下来。

另一只眼睛

我们都没有第三只眼睛。

我们的眼睛，平稳地安居于鼻梁两侧，肉眼凡胎的，经历着从纯净蔚蓝的无邪，到人老珠黄的浑浊。

我们没有天眼，看不见突如其来的生老病死，看不见自己身后的阴影，看不见我们的前生与来世，也看不见别人的心。

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镜子，我们会连自己也看不见。

拉萨的八廓街，世界闻名的西藏民俗文化工艺品广场，数里长的街道上涌动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肤色语言的人们。藏民把货摊上的首饰、藏刀、真皮马鞍、绿松石串子拍得啪啪直响：买一个吧买一个，我还没有开张呢！

突然，我盯住了一个年迈的喇嘛，他披着久未洗涤的砖红长袍，右手转动着经筒，蹒跚地向我走来。

我盯住他的左手，那手中有一张褐铁似的东西，神气地吸引着我。

老喇嘛咧开无牙的嘴：宝贝，石头，宝贝。

我哆嗦着双手，把那巴掌大的宝贝接到手中：天！这岂止是石头！它浑身布满了蛇头似的丘犁，大大小小的丘犁，凸显处红光满面，浑圆饱满，凹纹线却蜿蜒曲回，形如勾勒。最奇妙的是整块石头的外形，分明就是一只人的眼睛，一只完美的凤眼美目！石头中间，还有一个杏仁大小的窟窿，黑眼仁似的天然窟窿！

老喇嘛看出了我眼中的贪婪，一把夺过了石头：宝贝啦，跟了我十二年啦！

卖给我！卖给我！我死死抓住他欲坠欲碎的袍袖，求求你，卖给我！

喇嘛晃着脑袋，拖着我满街走：“不卖不卖！”

我死跟着他！他进大昭寺，我毕恭毕敬地厚颜尾随着；他进大殿堂，我就在门栏外涎脸笑着候他出来。几个小喇嘛可爱地问我：“你出多少价钱啦！”

我笑了：“就等他开价呢！”

终于，老喇嘛又走出了大昭寺，熙熙攘攘的八廓街上，充满了人与物的热闹与欲望。

老喇嘛说：“给你吧！它和你也有缘”。

城里的人都不稀罕这块宝贝。人们说，这不过是块含铁量极高的石头，西藏那神秘的地方，啥稀罕玩意都有，它算什么？

或许，它真算不了什么。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很累的时候，拉开抽屉，一只来自大藏西域的眼睛，就沉寂无语地注视着我，令我心头一热。

当初从老喇嘛手中接过石头时，经他长年累月的摩挲，令石头散发出一种近乎寒玉的光泽。现在置放久了，光泽就开始黯淡下来，沟纹处还隐隐生出了“铁锈”似的斑痕。于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将它放在手中不停地呵气，温柔地摩拭。不一会儿，“锈迹”没了，手上也并没沾有任何的锈色，石头却又红油油的光亮起来。像清晨醒来浴了泉水的凤目，晶晶亮亮地一转，天

地就开了,醒了,光芒四射,充满生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天眼。

它只在浮尘一隅,静静地看着我的忙碌与疲惫。它什么也不说,却仿佛什么都知道。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的第三只眼睛。

它像人的心一样,生性敏感,易染尘埃。它提醒我,得随时将心揉醒揉亮,才能看见那些——似乎从来也看不到的一切。

虫的三生石

一个人究竟有没有前世,有没有来生?

如果有,我们为什么总是不能想起前世的模样,忆不起从前旧居的位置,为什么会将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都遗忘了呢?

而有时候,我们也会产生一些令人昏眩的幻觉:这条小巷我很熟悉,这个陌生人我很亲切,这一闪的微笑,似乎正来自我未醒的梦间……

张爱玲说,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精灵,飞回来寻找它的前生。那么,人的灵魂呢?它真的在命断气绝的一刹那,烟似的飞散了吗?

中国的佛学典故中,有一块著名的三生石。

传说,人人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三生石,人死以后,会重新转世,而在约好的时间里,人们会站在自己的三生石上,与旧人相会,与昔日话别。

你见过虫的三生石吗?

一条虫,悠闲地爬行在一块色彩斑斓的巴林石上。它呼吸着花叶清新的灿烂阳光,眨动着远星似的迷蒙双眼。它在懒洋洋的晨运中,寻觅着自己的早餐。

这时,一只更小的爬行虫,出现在它的视线之内。它强按下

心头喜悦的欢呼，加快速度向更小的那只逼近！更小的那只，鬼头鬼脑地钻进了一个喇叭似的石缝，虫也毫不犹豫地追了过去——也许，它最终还是将更小的那只吃进了肚子里，可它自己，却被卡在那破喇叭似的石缝中间，再也出不来了。

一条快乐蠕动着虫，以它永远蠕动的姿势，笨拙而无奈地囚居在那小小的石缝里，进退不能。

这一困就是上千年啊！直让那围困自己的石头，成为自己的三生石！

它站在那里看天摇地动、星转斗移；它站在那里，听见众多同类互相召唤着，索索地爬过；它站在那里，亲吻过无数次花的芬芳，吮吸过无数次雪的甘甜；它知道自己已不能出去，也就不再想出去。

现在，它在我橙黄的灯光下安睡，做不醒的美梦，等待下一个转世的季节。

可是，真的有前世与来生吗？

虫的三生石，是否会令它想起自己被卡住的情景？

不死的鱼

一尾鱼游到了我的书架上。

这是一枚迄今已近亿年的鱼化石。浅褐色的鱼形像个工整的拓印，纤毫毕露地描绘出它生前的模样。算盘珠儿似的脊椎骨串起一根根灵秀的骨刺，扇形的鱼尾仿佛刚刚才停止了摆动。只是，鱼的颜色是一份空白，留给亿万年之后的人们，作美妙的遐想。

书架上排满了别人的书。它们以列兵式形象，吵嚷着许多个人的思想。这枚鱼化石就站在它们的身边，用一种冷静而聪慧的态度，静静地，游弋在自己的空间里。

当年，它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游到年老体迈，疲惫不堪的时候，就开始向往一块光滑舒坦的青石，青石旁边有一株柔蔓的水草，水草上摇晃着折射入水中的，金沙似的阳光。

它消耗掉自己最后一丝力气，终于躺了下来。合上眼睛，让哗哗的水声渐渐远去，远到再也不能影响自己的睡眠。

就这样睡了。

它熟睡在自己最宁静的家园里，慢慢地，慢慢地，让时间将自己玲珑的身躯一寸寸地溶化，溶在永不停息的河流中，溶入肥沃的泥土里，成为儿孙们最可口的美餐。

于是，在儿孙们的体内，它就又活了过来！

成千上万个儿孙就有了成千上万个自己。成千上万个自己汇成一个庞大的队伍，悠闲地、快乐地向更明朗的水面，更温暖的溪流，更宽阔的大海中游去！

狡黠的鱼，将自己空洞的身形留给了好奇的人们，让自己的灵魂在反反复复之中，活了又死，死了又活了一千遍，一万遍！！

所以，不要以为这石头上有死去的鱼。

鱼是不死的。

丑妇 美石

美与丑之间到底有多远的距离？

我们把什么评论为美，又把什么归类为丑？

那年，我一个人疯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一路上满耳都是牛羊的连绵小叫、放牧人的悠扬歌声。从巴林左旗草原上依金依花姐妹的蒙古包里出来，几大碗套马干酒灌得我晕晕乎乎，胆大包天，花二十元钱包了匹上好的红鬃马，一路放歌狂奔，直赶向巴林右旗，赶马的汉子笑眯了眼睛：妹子，那儿才有好石头呢！

在寿山石、青田石日渐枯竭的现实中，巴林石的开采，正标